

## 军事文艺——

## 筑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

■陈 曦 李欣媛

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在临终时写下的《示儿》一诗感人肺腑,历久弥新,散发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光芒,深受部队官兵喜爱。诗中真挚饱满的爱国热忱,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部队官兵爱军精武、履职尽责的使命意识,激励鼓舞了他们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的战斗意志。

郭必勋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等书收录了从古至今颇具代表性的爱国主义诗词。据笔者统计,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作品在以上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50%,有的比例甚至高达73%。作为古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军旅诗词的地位不容忽视。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疾、林则徐等,均以其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峰。中国军人身上诸如忠诚报国、血性刚阳、牺牲奉献等高尚品质,在爱国诗人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诗词中的军人横戈跃马,以摧枯拉朽的气概和狂放劲健的姿态一往无前地走向战场,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忠心赤胆,报国心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精武强能,蔑视困难,纵横疆场,威慑敌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危,成就民族伟业,刚烈不屈,义薄云天,勇于献身,至死不渝!

纵观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艺史,军事文艺一直占据着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地,标示着爱国志士的精神高度。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们应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扎根传统文化的富矿,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自觉汲取其中蕴含的丰沛思想精髓与自信文化内涵,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打造更多官兵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为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提

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筑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崇仁爱、重民本”的思想理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沟通个人与他者的情感纽带,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仁政与民本思想,将“仁”由个人修养层面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由此,孔子“仁”的思想真正从“亲亲”出发而达到了“爱民”的崭新境界。这些思想因其蕴含了人类最普遍的价值情感以及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对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影响深远,心系黎庶、关爱百姓的作家也因此因代涌现,绵延不绝。

杜甫堪称儒家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典范。他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深挚情怀,写下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为人民的苦难而焦虑,为国家命运而忧虞。在脍炙人口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推己及人,愿以个人牺牲来换取天下寒士的欢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作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杜甫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因其有一颗仁爱之心,并将仁爱精神作为行为准则终生践行。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的博大胸襟,通过他的诗作,得到了最生动的书写、最广泛的传播。顺应人民心意、反映人民关切,为人民创作、为人民代言,这是杜甫的名篇佳作能够传之后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最根本的便是要积极投身火热军营生活之中,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挖掘鲜活素材,提炼艺术主题,与广大官兵同心同力、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具有广泛影响力、长久生命力的艺术精品。

##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便有“尚和

合”的思想理念。“和”“和合”“太和”等意蕴相通的价值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现,如《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周易》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从传统文化出发,挖掘并阐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学者汤一介在其《论普遍和谐》一文中将儒家和谐观的内涵归纳为“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4个方面。其中“人与人的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武经七书”之一的《尉缭子》写道:“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能够做到上下团结、万众一心的军队,作战时才会勇如猛虎,疾如雷电,威震天下。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应深入体察、准确把握我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反映好“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风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军事文艺应当筑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唯有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传承好、发扬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医生算是一个引发启示的人,是一个阐释者。从二人一开始磕磕绊绊的交谈中可见,来自地方医院的李医生正承受着内心的多重困境。一方面,她的丈夫、儿子被确诊感染,让她体验到了患者家属内心的牵挂和焦虑;另一方面,现实的工作强度和对亲人的牵挂又为自我保护增加了难度。叙述者的一句“我们是生力军,而她一直在坚守岗位”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实则揭示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奉献。

叙述者既是军人,也是医生,在沟通中感受到李医生承受着的巨大压力和心理问题。叙述者出于职业敏感性,想为李医生解决问题。而李医生说,想要彻底解决内心的巨大压力,最重要的是先要解决患者的问题。因为二人都具有医生的责任感,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更像是通过对方反观自身——他人正是自己的镜像。这个故事看似简单,缺少具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在平淡无奇的对话中,蕴含着医务工作者之间的深入理解与精神支撑,传递出巨大的情感和伦理力量。故事也就带有了救赎与自我救赎、认知与自我认知、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复杂内涵。整篇小说叙事,西元都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对叙述者的自我认知也保持了冷静客观的态度。这种叙事视角和写作立场,使得小说显露出强烈的现代性。小说结尾处,叙述者与李医生两人互赠精神层面的礼物,人格上完全平等,互有教益,彻底消除了最初彼此间的陌生感,甚至克服了因为病毒而造成的接触障碍。两人含泪相拥,互相宽慰,鼓励庆祝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军民鱼水情深的主题,得到自然深化与升华。

从西元的短篇小说《在春天里团圆》,以及王昆的长篇纪实文学“《红区》”日记》这样的抗疫题材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作家对军人伦理,特别是军人身份伦理意义的深入思考。军人伦理视角的引入,有效拓展了英雄主义的叙事空间,也深化了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军爱民,民拥军”的伦理意识,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离不开精神道德层面持续建构的作用。由此,抗疫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兼具了新闻与文学、审美判断和历史认知等多个层面的功能,从而更具现实感召力。

##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作为一位曾在南海岛礁上驻守过的作家,王棵创作的长篇小说《风筝是会飞的鱼》(明天出版社,2021年5月),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那种纤毫毕现、细腻真切的守礁感受。台风、恶浪、险礁,酷暑、高盐、高湿,窄小的空间、皮肤的溃烂、蚀骨的寂寞,还有严酷环境下猝不及防的牺牲,凡此种种,都是守礁卫士必须直面的境遇和担当。在和平环境中,衣食富足、无忧无虑的孩子,需要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到,美好生活、快乐成长的背后有人在默默坚守、牺牲奉献。千千万万的边海防军人,他们普通却又不平凡,他们前仆后继,用牺牲、承受、奉献和付出,换来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崛起,人民的幸福。

图书市场上,专门写给孩子的军旅儿童小说数量很少。军旅文学如何与儿童文学同构,如何面向孩子写作?这是军旅作家正在深入探讨和尝试的文学命题。如果说泰山山的《雪山上的达娃》,其艺术探索体现在限制性叙事视角(小狗达娃的叙事视角)和成长模式的有机融合;陆颖墨的《蓝海金钢》,以军犬金钢、战士钟金泽的一场南海旅程,隐喻着他们的成长仪式,以此达成军旅题材与成长小说的同构;那么,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鱼》则更进一步,直接切入童年书写。小说书写了守岛军人冯加友与他资助的小男孩艾齐、帮艾齐读信的少年夏树之间的书信往来;讲述了冯加友牺牲后,为了不让艾齐伤心,冯加友的战友以他的名义,继续与男孩艾齐联系的动人故事,将浩瀚无垠的中国南海与河流环绕的南方水乡连接。故事的两端,一头是在极端严酷、孤寂的岛礁上用生命和热血保卫祖国海疆的军人,一头是在和平环境中质朴、纯真的孩子。

发生在碧海岛礁上的英雄故事,在走进少年儿童的个人成长经历的同时,也是对少年儿童固有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和震撼。《风筝是会飞的鱼》坚守对现实、人生、命运富于超越性的文学品格,并将其包裹在基于童年经验的细节描摹中,日常生活与军旅叙事双线并进,使得作品结构富于新意,文本气质饱满温润。

当我们在谈论童年书写时,始终不能忘却的一点是,儿童文学中永远隐藏着成人视角,成人和儿童两大主体的对话交流是叙事的逻辑起点。成人作家既要通过自我阅历和情感体验,形成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与扩展,同时还要将成人和儿童的审美意识完美融合,这无疑是儿童小说叙事的难度所在。当碧海蓝天处铭心刻骨的守礁记忆,成为作家王棵向和平年代的孩子不吐不快的生命表达时,即使摒弃了花哨的写作技巧,小说的故事依然感人至深。

作为一位勇于挑战和超越自我的作家,当王棵要向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之时,他决心要拿出一个真正的饱含童年生命质感的儿童文学文本。显然,他做到了。如前所述,作品巧妙地通过儿童日常生活叙事与军旅叙事的双线共鸣,真切地入了童年生活的内在肌理。灵动丰满的故事、节奏明快的叙事,深谙孩童思维的语言表达,激发了儿童的阅读期待和兴趣感知。

儿童文学的叙事本质,是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儿童的审美意识紧密相连的。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灵魂深处,永远有一个儿童存在,童年的生命体验、儿童的纯真目光,已经完全融入作家的审美意识中,化作文学创作的生命源泉。王棵深谙儿童的思维特点,并将其内化于作品的

## 军旅儿童小说的写作难度

■陈 香

表达中,准确捕捉到了儿童文学的自由精神。在勾勒一幅宏大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也顾及到了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审美趣味,从而实现了作品气质的从容、轻灵、优美。

在“南沙爸爸”一封一封娓娓道来的书信中,在车祸中失去爸爸妈妈、跟随奶奶长大的、有些自闭的孤儿艾齐,走出了自己的情绪阴霾;给艾齐读信,而后和南沙的守礁官兵有多交集的少年夏树,在上一那一年投笔从戎,成为新一代的守礁战士。军旅儿童小说叙事,在尊重儿童的阅读审美特质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交错纵横的结构形态,以更广阔繁复的面貌呈现,进而达成儿童文学的新突破;使少年儿童获得日常经验之外的生命体验,从而获得对生活的全新认识;同时,作家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扩展儿童的精神世界,引导儿童自我生命的超越与成长,实现了成人与儿童的双向交流和人格叠印。

童年书写与时代、社会的背景紧密相连,也应有生活的厚度和文学探索的深度。在《风筝是会飞的鱼》中,家国大义的责任与承担以一种来信和倾诉的温润姿态潜入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成长中流动滋长。“是啊,那种由寂寞和孤独筑成的东西,这南沙岛上的东西,并不会因为这儿生活条件改善而消失的东西,从今天起,它要把夏树的心当成土壤,在那儿安家落户了。奇怪的是,夏树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被它侵蚀。他觉得自己早已做好准备,与它来一场持久的战争。”读至此,笔者忍不住泪洒书页。是的,这生生不息的担当与信念,就这样一代一代,接力棒一样地往下传递。



抗洪精神颂(中国画)

陈孟昕作



长征

第5336期

## 文艺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习主席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将优秀传统文化擢升至“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的崭新高度,视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思想源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从战火硝烟中孕育而生的军事文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镇,在反映我党我军光辉历史、展现军营生活、彰显官兵精神风貌、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繁荣发展军事文艺的使命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军队文艺工作者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等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的作用便显得至关重要。我军文艺战士要积极从那些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认真领悟、深入研究,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一

千百年来,爱国主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富强不懈奋斗。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去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参天大树,理应成为文艺战士进行人格建设的要义。自古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也是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言说话语。历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钟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陆游直至辞世前仍心系平定中原、光复失地的大业。拳拳爱国之心,自少至老历久不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

高宝来生前的身份是北京海淀区一个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其有限的人生中,好像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这样的人物似乎很难与我们习惯认知中的英雄画上等号。高宝来最难能可贵的是一辈子不忘初心,奉献爱心,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诺言。人民至上,忘我无我,这是时代英雄共同的精神气质,也是作家紫金对高宝来这个人物精神特质的精准把握。读作品,嵌入读者心扉的是高宝来和灯融为一体形象特写。一盏“静静地散发着暖黄色的光”的灯,正是高宝来独特的人生意象,也是他一辈子克己爱人崇高精神的生动写照。高宝来这样的人物是平凡而伟大的,而《大地如歌》之所以能使读者人情走心,首先在于作者紫金能从人物自带的特殊光能中,发现并置备了能统摄全篇的达人、传神、得魂的结构性要件。这个要件就是高宝来的人生之灯、精神之灯的有机统合。这样,人物之魂与作品之旨的书写,就有了更为深刻动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大地如歌》中,作者所运用的形象化叙事,一是以生活化的小事琐事的叙说呈现人物形象;二是对人物进行性格化的叙事,彰显其事迹和精神品格。做到这两点,基于紫金以自己的警察之心对高宝来的深刻体认和理解,而这些又来自作者的艰苦深入的采访。《大地如歌》在内容构成上是客观真实的,在审美表现上又是小说化的。这种叙事方式,在贴合人物客观自在的同时,又使人物的精神形象得以真实而生动地凸显出来。

高宝来是多年前被授予时代楷模和一级英雄称号的,《大地如歌》的写作无法过多地依赖题材的新闻性,这倒促成了作者致力于对人物有意味的人生故事的挖掘和讲述。作品用一个具体的故事和感人的细节,将人物无我利人的精神落到了实处。“我不合适没关系,大家合适就行。”这是体现高宝来人格的个性化话语,朴实的话语透见了一颗诚美的心灵。我想《大地如歌》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写实、写透了一个人,一个形象质朴而灵魂伟大的人。

## 人物「小写」与灵魂「大写」

■丁晓原

##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紫金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如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是一部叙写英雄人物的作品。主人公一级英雄高宝来,是一个看似寻常却又感人至深的人物。《大地如歌》的体量在长篇报告文学中算短的,但写出了人物精神的深长与博大。